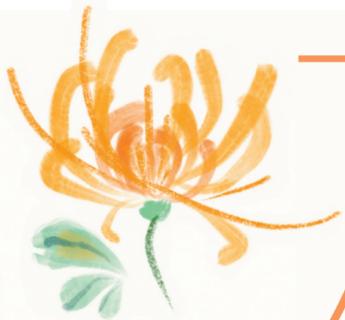


重阳节



又沉静,又丰盈

杨雨

石子路铺设的弯道,正适合秋日清晨,阳光还没有那么猛烈时分,赤着脚来回行走。这种依托自然环境的足部按摩,据说可以活络穴位,增强末梢感知,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。更何况,紫荆、木棉、棕榈和各类绿植组成的幽径,可以让人在草木气息中心旷神怡。

我从楼上下来,沿着固定路线穿过小区,正遇到一位老太太在石子路上走。她的头发灰白相间,暗色格子长裙素朴典雅,正适合她这个年纪。在石子路划出的弧线中间位置,她的孙子正躺在婴儿车上酣睡,透过纱帘可以看到他白白胖胖的身体,肚皮在一呼一吸间均匀起伏。她不时走到婴儿车旁边,眯着眼睛看看孙子,再用芭蕉扇扇出凉风,不让蚊虫打扰这小小的人儿。若是丰子恺先生经过这里,说不定会在他的画集中留下这暖心的一幕。

再往前走,一位老翁提着袋子慢慢走着,前面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儿踩着滑板车,不时回头眺望老人家。我猜测这是爷孙俩,爷爷手里提着的是孙女的水壶和毛巾,等她滑累时过来喝水擦汗。有时老翁紧跟两步,有时孙女停下车来等待,两人的距离总是不远不近,保持着默契,谁都不会把谁丢得远些。

路过几棵大树的绿荫处,恰巧是一片空地,七八个老人家正在跟着音乐起舞,她们的乐曲动感,节奏简单,步履恰好,脸上洋溢着自信与自足。这里的气息荡漾开去,让周围的草木都显得热烈而祥和。

“得趣不在多,盆池拳石间,烟霞俱足;会景不在远,蓬窗竹屋下,风月自徐。”这样的格言,越发适合于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世界,它让你越来越聚焦于周边的生存空间,聚焦于内在的生活状态,聚焦于身边这一方小小的天地,去观察、去思索、去体悟,去感受生命的质朴与本真。最能显出这一面的,往往是老人和孩子,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走在他们身边时,总是可以感受到夏花之绚烂、秋叶之静美。

当然,不是每位老人都能顺利地走向静美状态。有一天,我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邻居发出的消息:“我家婆走丢了,如有看到过她的,请联系我!”然后,是她家婆的照片、手机号码和双手合十诚恳的感谢。又有一天,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发出的寻人启事:“我母亲于早上外出,至今未归,家人十分担心,如有看到过的,请联系我。”九宫格里是他母亲的照片和他从未轻易向外透露的手机号码,仅是透过图片就可以看得出他的急切。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,每一次都让人心生惻隐。那些某天突然认不出周边环境 and 回家路径的老人家,他们是不是像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里的主人公那样,出离于既定的时间和空间,连通了另外的世界。还有被生活压弯的老人,被疾病困扰的老人,被岁月遗忘的边缘人……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,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,没有哪一位老人应该被隐入烟尘。毕竟,每个人都可能在某年某月某日成为被子女寻找的那一个人。

若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羁绊,在精神层面上,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叶嘉莹先生。这位近九百岁的老人依然过着见素抱朴、安于清苦的简单生活,她被尊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‘穿裙子的士’”“诗词的女儿,风雅的先生”,成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佳佐证。她说:“我亲身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、高洁的世界……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,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要做的事。”一生只做一件事,整个生命却无比丰富。

恰逢重阳节,登高望远,不忘天地广阔,敬老尊贤,铭记前辈艰辛。这或许是重阳最重要的意义。在飒飒秋日里,在巍巍山冈上,在陪伴老幼时,你的心将和他们一样,又沉静、又丰盈,又淡泊、又华美。

登高望远话重阳

王同举

“北山白云里,隐者自怡悦。相望试登高,心随雁飞灭。愁因薄暮起,兴是清秋发。时见归村人,沙行渡头歇。天边树若荠,江畔洲如月。何当载酒来,共醉重阳节。”这是唐朝诗人孟浩然的《秋登兰山寄张五》。诗中所描绘的是重阳节登高时所见到的场景。诗人望雁而倍感孤寂,临日暮而起愁思。登顶俯瞰,山脚下,不时有村人归来,有的行走在沙滩上,有的在渡口歇息。放眼遥望,天边的树细如荠菜,远处的沙洲笼上了一层月色。

登高是重阳节的传统庆祝活动之一。关于重阳节登高习俗的由来,历来说法不一。据北宋宋敏求的《长安志》记载:长安附近有一个小高台,每到重阳节,人们便携亲友登高小高台,共赏秋景。因为所登的山是小高台,故有“登高”之说。《易经》中把“九”定为阳数。古人认为“九为老阳,阳极必变”。九月初九,月、日均为老阳之数,极其不吉利。另外,古人对山神极为崇拜,笃信山神能助人免除灾祸。所以,在“阳极必变”的重阳日,人们便登山拜神,祈求驱灾避祸。

千百年来,无数文人骚客在重阳登高之时,吟诗作词,借以抒怀明志。唐会昌五年,诗人杜牧在安徽池州任职,适逢好友张祜来访,二人在重阳节登高游玩。杜牧写下了《九日齐山登高》一诗。

“但将酩酊酬佳节,不用登临恨落晖。”登高之时,因身处空旷,人们内心难免会滋生些许幽怨或孤寂,叹世事恨落晖、唏嘘满眸。诗人杜牧认为,古往今来,人生际遇不如意的人太多了,又不是我们两人,实在不必耿耿于怀,不如放开怀抱畅饮一番。“古往今来只如此,牛山何必独沾衣。”这句诗不仅仅是开解自己,同时也宽慰友人,希望能够放下心中执念,旷达地面人生的境遇。诗人登高望远,视野开阔,心境也不一样了,纠结于心的愁绪瞬间得以释怀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这是诗人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。王维客居他乡,时逢重阳,想起亲人们登高之时,唯独少了自己一人,顿时引发一种淡淡的愁绪。这首诗将登高时的怀乡、思亲的情感发挥到极致,成为传诵千古的名作。古人重阳登高时所创作的诗词,或感怀身世,或怀乡思人,都源于作者登高时触景生情,随视野开阔而心境辽远,对世事或人生有了更为独到的思考或深层次的领悟。

登高的习俗已传袭多年,只是其寓意已不一样。时至今日,重阳节登高成了一种享受生活的雅趣。重阳日,携亲带友,相约登高,抛却俗事烦琐,没了烦愁,只有亲友聚首时的欢愉或情手时的浪漫。登高,可以锻炼身体,缓解紧张情绪;可以领略青山秀水之美,养眼静心。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经过一番攀爬,抵达山顶,或环顾四周,或俯瞰山脚,视觉上的冲击定会带来一种无以言表的舒坦感。望天空高远,白云悠悠;看青山如黛,绿水如镜;身边凉风阵阵,耳畔鸟鸣声声,面对无边的秋色,与清风鸟鸣相伴,整个人都融入美妙的大自然之中,顿觉心境开阔,身心愉悦,疲惫感瞬间消弭。

“旧知山里绝氛埃,登高日暮心悠哉。”一度又重阳,相约登高去吧。爬高山、听鸟鸣、临溪水,在蓝天白云之下随意行走,步履从容,走得清风明月都生辉。

幸福的加法

梁荣

每次组织孩子们到敬老院去做义务劳动,看着他们兴奋忙碌的身影,心里多了几分感慨的同时,仿佛看到了幸福的加法,正在我们的身边延续。

“梁老师,您说袁爷爷还在吗?”临行前,燕娟拉着我的手问。是呀,那个已是90高龄的袁爷爷,还在吗?这是每一次去敬老院,必须得承受而又无力承担的悲痛。孩子的一句话,问得我心里多了几分酸涩。面对老人,我们能做什么?除了孝敬,我们又还能做什么?我们无法把时间拉回,无法把他们带回年轻时代,无法再给他们多一年或十年、百年的时间。

“想爷爷了?”我抚摸着孩子的头,关切地问。

孩子使劲地点头,眼睛里充满了迫切的渴求。

燕娟是我从三年级带起的学生,她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子,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,3岁就没有了妈妈,父亲为了生计,在外奔波劳碌,常常是两三年不见一面。10岁以前,燕娟和年过七旬的奶奶相依为命,10岁那年跟爸爸一起奔波到了古镇,后来就进了我们学校,进了我的班。燕娟就像一只燕子,跟着爸爸南北迁移,走到哪,家就在哪;家在哪,学校就在哪。她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,但她那双纯朴的大眼睛,那颗善良的心,是每个老师和同学都愿意接受的。这三年来,燕娟就像春后的竹笋,一转眼就长成小姑娘了,也越来越懂事。

袁爷爷去年进的敬老院。因为他的孩子工作忙,照顾他的时间极少,放心不下他一人在家,就把他送进了敬老院。去年的重阳前夕,我组织学生到敬老院做义工。那时,袁爷爷刚进敬老院不到一个月。老人孤独地坐在小叶榕树下的靠椅上,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半敞开的院门,忧心忡忡地爬满了面容,一头雪白的头发,满脸的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我向燕娟使了个眼色,她笑了笑,带着几个小伙伴向老人跑去,一下子把老人围了起来,有的给老人捶捶背,有的给老人揉揉肩,有的帮老人梳理零乱的银丝,有的表演唱歌……老人们在孩子们的嬉笑声中变得快乐起来,脸上写满了浅浅的笑意,还举起粗糙的手给孩子们鼓掌表扬。

每一次组织学生到敬老院做义工,燕娟都自荐前往。从敬老院回来,她就与我说奶奶的事。奶奶白天带着她进山干农活,在地里忙碌,她就在离奶奶不远的地方玩耍。最让她难以忘怀的是奶奶那驼如弯弓的背,那弯弓一般的背顶着天,顶着烈日,拉满长长的弓弦,面对黄土地,仿佛再经烈日一晒就会崩断。等到燕娟5岁的时候,她可以扛着小锄和奶奶下地干活了。奶奶搬大石头,她就搬小石头;奶奶锄大泥块,她就锄小泥块。她看见了奶奶额头上大大的汗珠,就踮着脚,高高地举起小手帮奶奶擦汗。奶奶笑了,俯下身来。等小手在额头上来回擦拭时,奶奶的脸乐开了花……后来,奶奶走了……

“梁老师,梁老师。”燕娟拉了拉我的衣襟,很是激动,“爷爷,袁爷爷。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,袁爷爷戴着黑边老花镜,安详地坐在靠椅上看报。老人们此时刚刚吃完早饭,有的在院子里散步,有的读书看报,有的下棋,有的围在一起聊天……看见这些可爱的小孩子,就像看到了春天里的希望,老人的脸上立即堆满了甜甜的微笑。

燕娟走进袁爷爷的卧室,把袁爷爷的衣服叠好,把床上零乱的书摆放好……袁爷爷此时站在门口,看着这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孩,眼角里渗出几滴苍老的泪。而这些,燕娟都没有看到,她此时可能又想起了奶奶,而她所做的这些,都是她幼时奶奶为她做的。此时,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孝敬老人,帮助老人,是她应该做的。

我仿佛找到了幸福的加法,那就是: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

又是九月九

吴松山

农历九月初九,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节日——重阳节。对于重阳,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一直为人们所传颂。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描绘了重阳节人们对亲人倍加思念。

我第一次读这首诗,并不理解诗人当时所要表达的意思,只是觉得写得很美。说来也巧,当时父亲独自在山东工作,我还以为王维是专门为父亲的兄弟写的。后经老师解释,才知此山东非彼山东。该诗标题所说的山东,今指山西永济,因永济在函谷关与华山以东,故称山东。

听父亲说,儿时过重阳节,祖母总是会在这一天为家人蒸重阳糕。祖母曾说:“吃了重阳糕,一切就会顺心顺意。”祖母的菊花酒做得香甜可口,重阳糕配菊花酒,喝了还想再喝。碰到有谁没喝够,祖母总会安慰道:“明年重阳我再做,保准让你们喝个够。”午后,便带着孩子们到离家不远的小山坡登高望远。

父亲有兄弟姐妹6人,从小失去父爱的他们,相依为命,感情笃深。父亲与在江西、香港和老家的兄弟姐妹天各一方,平时难得一见,主要靠书信联系。一年一度的重阳节,对于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父亲来说,倍感孤独寂寞,思念之情油然而生。

重阳节的思念,成为春节兄弟相聚的动力。父亲兄弟4个,有3个在江西萍乡。家族的重心转到了萍乡。父亲每年春节从山东回广东探亲,不管旅途多累、多不易,都一定要拐个弯到萍乡。难得的相聚,让他们倍感珍惜。兄弟4人特意到武功山,登高望远,欢笑诉衷肠。父亲回家过年,以萍乡为圆心,先与兄弟团聚再返乡,年年如此。

祖母活着的时候,我看到父亲他们总会给她买些礼物,看到心仪的礼物她显得特别开心。我出来工作的第一年,恰逢重阳节有亲戚回老家,我特意给祖母买了她生前最喜欢喝的阿华田奶茶。后来听祖母说,因过了保质期,她未敢饮用。每每想起,我就内疚不已。

有一年,父亲和我们兄妹3人在广州过重阳节。我们特意带上菊花酒和重阳糕去白云山。到达山顶,看到许多老人在庆祝自己的节日——老人节。他们有的唱歌,有的跳舞……有一位老人坐在凳子上用手风琴演奏《欢乐颂》,引来周围许多老人围着他尽情地跳,尽情地唱。我们则远眺身在异乡的亲人,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,思念和祝福随着连绵起伏的山峦飘向远方。

冉冉时光留不住,人终会老去、逝去。父亲兄弟姐妹6个,如今只剩下二姑和三叔。前不久,我回老家去看二姑。戴着氧气面罩的她,吃力地说出了我的名字。离别时,她朝我挥了挥手。爱在重阳:对逝去的亲人,祭奠时敬献上一束鲜花;对活着的亲人,多去看看,让爱冲走他们内心的孤独与寂寞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越来越多人以重阳节为契机,登山锻炼身体,甚至借重阳谈情说爱。成家之后,每年重阳,我都会带上全家一起游玩,让小孩在山上放风筝、玩游戏等。每当看到出游的人们其乐融融,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刻,我就越发思念不在身边的亲人。

又是一年重阳至,秋风渐凉秋雨重。秋天注定是一个思念的季节,每逢佳节倍思亲,而今再读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这首诗,我特别怀念故乡的那个小山坡和祖母做的重阳糕、菊花酒以及父亲不顾舟车劳顿到萍乡与兄弟团聚的情景。随着重阳节的到来,我的思念变作了双份。

